

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（2011年版）课外必读书
世界少年儿童文学名著

童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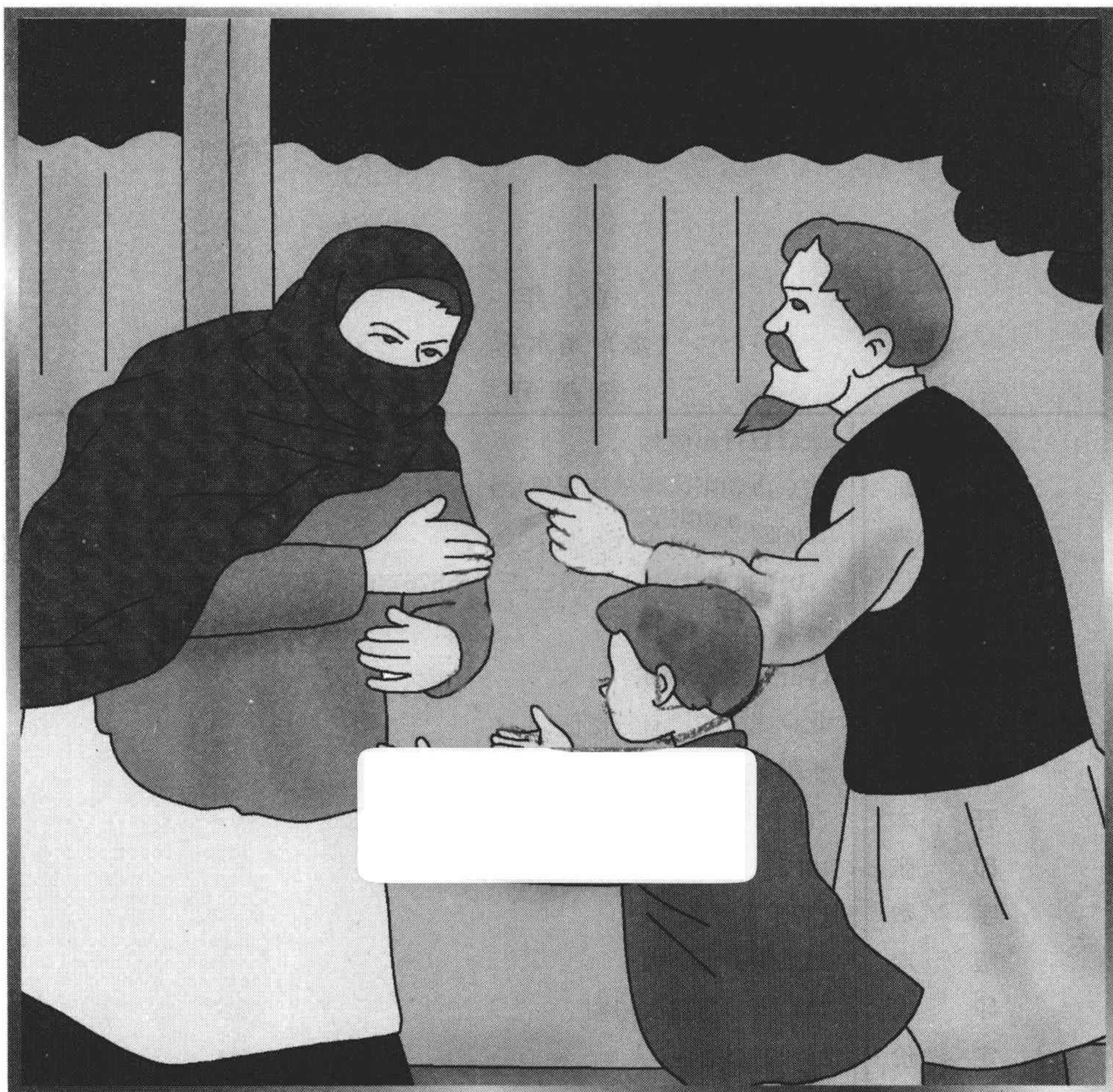
（苏）高尔基著 杨剑译



旅游教育出版社

童年

(苏)高尔基著 杨剑译



北京·旅游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康庆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童年/（苏）高尔基著；杨剑译. —北京：旅游教育出版社，
2012. 5

ISBN 978-7-5637-2294-5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
IV. ①I5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4092号

童 年

（苏）高尔基 著

杨剑 译

出版单位	旅游教育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
邮 编	100024
发行电话	（010）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（传真）
本社网址	www. tepcb. com
E - mail	tepx@163. com
印刷单位	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0. 5
字 数	132千字
版 次	2012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5月第2次印刷
定 价	21. 00元

（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导 读

作者简介

高尔基，原名阿列克赛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，1868年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城，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，苏联文学创始人。他早年丧父，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。11岁开始独立谋生。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旧社会底层度过的，这样的经历使高尔基对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具有了深切的了解。人间的苦难，生活的辛酸，磨炼了高尔基的斗志，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，勤奋自学，自强不息。1892年，高尔基以马克西姆·高尔基这个笔名，发表了他的处女作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。

1922年，高尔基出国养病。1928年回国后，他目睹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，热情高涨，于是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特写、政论、评论文章，还著有史诗型长篇小说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。1934年，高尔基主持召开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，并当选为主席。

1936年6月18日，高尔基病逝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讲述的是阿廖沙成长的故事。小说以一个孩子的独特视角

来审视整个社会及人生。阿廖沙自幼丧父，随着母亲和外祖母来到外祖父家。

这里是一个充满仇恨，笼罩着浓厚小市民习气的家庭，在这里外祖父掌管着家里的一切，并且他的脾气非常暴躁、视财如命，阿廖沙时常因为犯错而被痛打。两个舅舅常为了分家而争吵，并且大打出手。家中的女人更是没有地位，任由丈夫打骂、发泄。这一切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。

写作背景

本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。早在19世纪90年代，高尔基就有撰写自传体作品的念头。在1908年至1910年间，列宁到高尔基所在的意大利卡普里岛公寓作客时，高尔基不止一次地向列宁讲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。

有一次，列宁对高尔基说：“您应当把一切都写出来，老朋友，一定要写出来！这一切都是富有极好的教育意义！”

高尔基说：“将来有一天，我会写出来……”

不久，高尔基便实现了这个诺言。

思想内涵

高尔基在这本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特征。它不但揭示了那些“铅样沉重的丑

事”，还描绘了作者周围许多优秀的普通人物，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更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、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。这些普通人给幼年时的高尔基留下了良好的影响，使他养成了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性格，使他成为了坚强而善良的人。

此外，小说也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败和没落。通过“我”幼年时代痛苦生活的叙述，实际上反映了“我”童年时代的艰难生活及对光明与真理的不懈追求，同时也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
阅读要点

1. 多视角的描写方法

本书在艺术描写上运用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交替使用的方法。一方面，作品主要从儿童的视角观察描写生活，使作品更加生动，充满童趣；另一方面，作者又偶尔以成人的视角评点生活，使作者笔下所写的文字含义更清晰更深刻，更富有思想性和哲理性。

2. 生动活泼的语言艺术

本书的语言十分生动活泼，场面描写惟妙惟肖，活灵活现。许多文字描写虽然不长，却把每一个场面都写得很有层次，把每一个人的动作、表情、心情都很好地展现了出来，读过之后能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3. 独特选材反映生活本质

本书取材于作者的自身经历，真实地描写了阿廖沙的成长过程和他的所见所闻，并且运用典型化的手法，努力挖掘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，并对它们提炼和加工，使其能够反映生活的本质。

人物介绍

阿廖沙

他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生活，从一开始就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周围的人们，不论是自己的，还是别人的屈辱和痛苦，他都感到难以忍受。但他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，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、勇敢、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。

外祖母

她为人慈祥善良、聪明能干、热爱生活，相信善总会战胜恶。她知道很多优美的民间故事，那些故事都是怜悯穷人和弱者、歌颂正义和光明的。她信仰的上帝也是可亲可爱、与人为善的。她对谁都很忍让，有着圣徒一般的宽大胸怀。

外祖父

他不爱人，总是寻找人的罪恶，惩罚别人。他吝啬、贪婪、专横、残暴，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，并剥削手下的工人。

母亲

她代表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，原本的她美丽、善良、勤劳，对子女充满了慈爱，却因为生活的压力变得丑陋、市侩、暴力和冷漠无情。

目 录

外祖母的爱·····	001
可怜的茨冈·····	015
外祖父打我·····	035
家里着火了·····	050
外祖父回忆·····	058
“好事情”·····	075
马车夫彼得·····	091
我的母亲·····	098
我的父亲·····	115
母亲和继父·····	134
走向人间·····	151

外祖母的爱

在一间小房子里，我的父亲躺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。他身上穿着白衣服，身子显得特别长；光着双脚，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，一双手平放在胸脯上，手指头僵硬地弯曲着；他的眼睛紧闭着，看上去就像两个黑洞，面色发黑，十分难看地龇着牙，使我感到很恐惧。

母亲裸露着上半身，只穿了条红裙子。她跪在父亲身旁，用我平时喜欢拿来锯西瓜皮的那把小黑梳子，把父亲又长又柔软的头
发从前额一直梳到后脑勺。
母亲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，泪水不停地从她红肿的眼眶里涌出来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手，她身体又胖又圆，脑袋很大，眼睛也很大，鼻子松软，看上去有点滑稽可笑。她穿一身黑衣服，浑身上下显得线条柔和，十分好看。

她也在哭，一边哭，一边把我往父亲身边



推。我躲在她身后，执拗着不肯去，我感到又害怕又不好意思。

外祖母一再重复地说着：“去跟你爹告别，亲爱的孩子，你去看看他，记住他的样子，你再也见不着他了，他那么点儿岁数，就过早地去了……”

外祖母说起话来，总是叫我糊里糊涂的。

小时候，我得过一场重病，在我患病期间，开始是父亲守在我身旁，可是后来他突然不见了，换上外祖母来护理我，她是一个很古怪的人。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答道：“从上边，从下新城来的呀！不过，可不是走着来的，是乘船来的，水上可不能走，你这个小家伙！”

这话说得既可笑，又叫人摸不着头脑。在上边？在我们楼上，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；下一层是地下室，住着一个脸色发黄的加尔梅克人，他是个老头儿，靠贩卖羊皮为生。顺着楼梯，可以骑着栏杆滑到楼下，要是摔倒了，就翻着筋斗滚下来。对于这些，我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可这与水有什么关系？说得糊里糊涂，一点也不准确，令人觉得好笑。

“为什么叫我小家伙？”

“因为你总爱多嘴多舌！”说完，她笑了。

她说起话来既和蔼可亲，又很风趣幽默，而且很有节奏。从她来了之后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交上了朋友。现在，我只盼望她能快点带我离开这个房间，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房间，因为，这里实在让人感到很压抑。

母亲在不停地流着眼泪，大声地哭号着，吓得我心神不宁。我头一次看见她变成这个样子，她平时一向很严肃，话语不多；她身上的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、平平展展的；她长得人高马大，并且两只手非常有力气。

现在不知为什么，她却全身膨胀，头发蓬乱，身上的衣服全都撑破了，叫人看着有点不舒服；她的头发本来梳得非常平整，就像一顶光亮的帽子，很好看，但是现在却披散在裸露着的双肩上，遮住了脸。

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好久，但是她却没有朝我看过一眼，只是拿着那把木梳一个劲儿地把父亲的头发梳平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。

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，时常从门口探头往里面张望。那个警察气势汹汹地喊道：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上挂着一块黑色的披肩，被风一吹，就像船帆似的鼓胀起来。

记得有一次，父亲带着我乘帆船去游玩，天空突然一声霹雳，把我吓了一跳，父亲笑起来，用膝头紧紧夹住我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要紧，别害怕，大葱头！”

我正想着，母亲突然从地板上费力地挺起身来，但随即又坐下了，仰脸倒在地板上，头发散在地板上。她那张苍白的面孔变得像铁一般青，她也像父亲那样齜着牙，用可怕的声音说：

“滚出去，阿廖沙，关上门！”

外祖母赶快推开我，跑到门口喊起来：“乡亲们，别害怕，你们不要动他，看在基督的份儿上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里不是闹霍乱，这里是在生孩子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乡亲们！”

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，藏在一个大箱子后面，从那里看着母亲在地板上蜷缩成一团，哼哼呀呀地呻吟着，显得十分痛苦，并且把牙齿咬得“格格”作响。

外祖母连滚带爬地在她身旁移动着，用柔和而喜悦的声调说：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！你就忍耐一会儿吧，瓦里娅！……愿圣母保佑你……”

这太可怕了！她们在父亲身边滚来滚去，还不时触碰到他的身体，可父亲却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，仿佛还在笑呢！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长时间，母亲好几次站起来，又倒下了；外祖母像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从屋里滚出去又滚进来。后来，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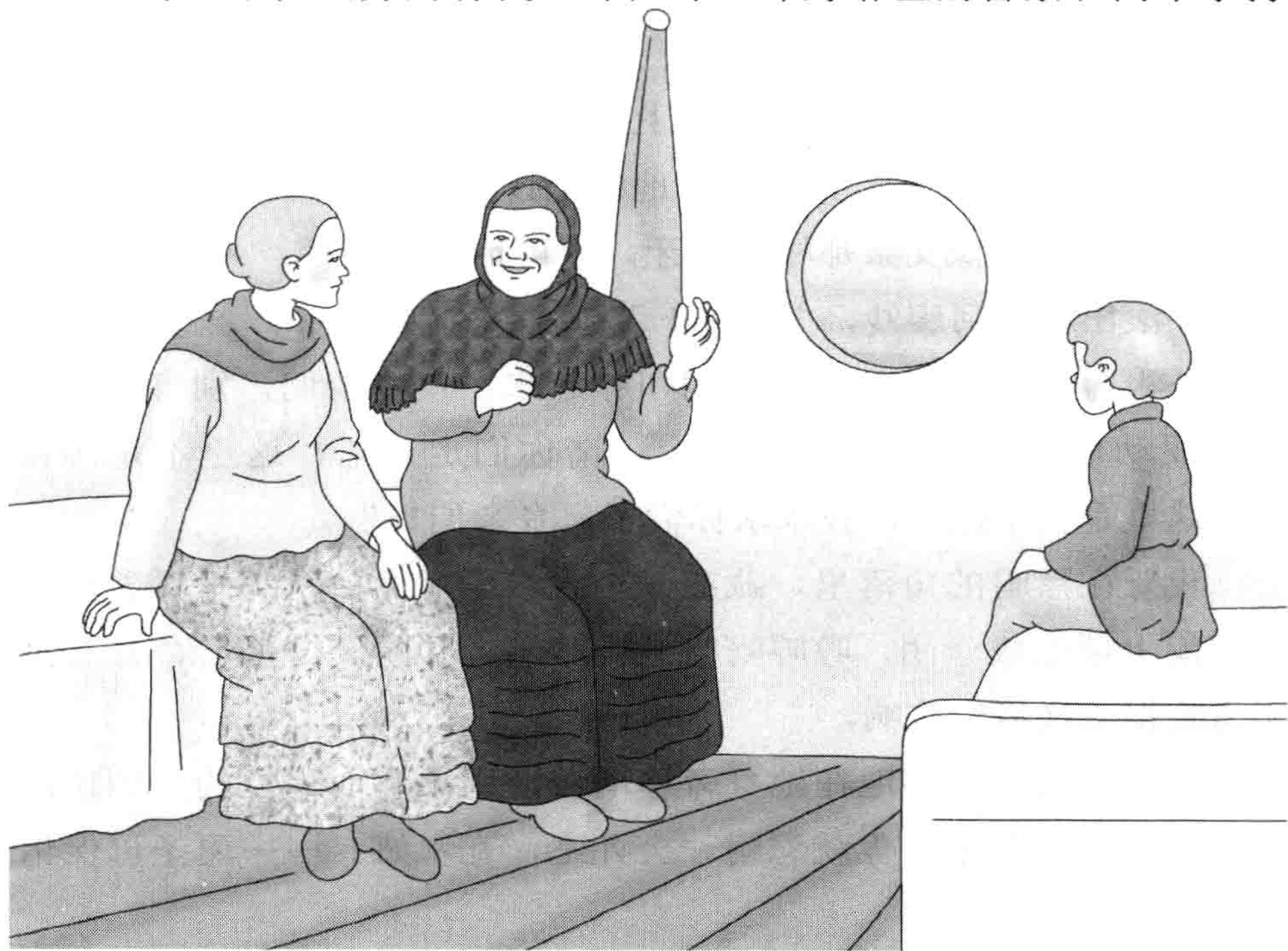
“谢天谢地！”外祖母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她点上蜡烛。

我几乎在角落里睡着了，他们还在忙碌，以后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一个下雨天，墓地荒凉的一角。我站在滑溜溜的小土丘上，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坟坑里。坑底有很多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。

此时，站在墓旁的有我、外祖母、浑身淋湿的警察和两个手持



铁锹的乡下人。温暖的雨点儿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一样，散落在大伙儿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！”警察说完，便走开了。

外祖母大声地哭起来，用头巾的一角捂住脸。那两个乡下人弯下腰，急忙往坟坑里填土，坑里的水发出“扑哧扑哧”的响声。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跳下来，开始往穴壁上爬，可是又被土块打落在墓穴底下。

“走开，阿廖沙！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。

我从她手里挣脱出来，我不想走开。

“你也真是的，主啊！”外祖母抱怨道。我不知她是抱怨我还是在抱怨上帝。她低下头，默默地站在那里，直到坟坑被填平，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“砰砰”地拍着土……刮来一阵大风，把雨刮跑了。外祖母抓住我的手，领着我穿过许许多多的十字架，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怎么也不哭几声呀？”当我们走出墓地围墙时，外祖母这样问我。

“我不愿意哭。”我说。

“得啦！不愿哭就别哭好了。”她轻声说。

这一切都叫人感到纳闷，我平时很少哭，即使哭，也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受了委屈。每当我哭鼻子时，父亲就嘲笑我，母亲更是大声责骂：“不许哭。”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平板马车，行驶在一条非常肮脏的大街上，街道两旁都是深颜色的房屋。

我问外祖母：“那两只青蛙爬得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爬不出来了，”她回答，“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不曾这样频繁而又亲切地念叨过上

帝，只有外祖母是如此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。我那个刚刚出生几天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他身上裹着白布，缠着红带子，躺在船舱里的一张桌子上。

我坐在一堆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往外望去，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溅起的浪花打在窗玻璃上，发出细微的响声，吓得我跳了起来。

“别怕。”外祖母说，她用软绵绵的双手轻轻地把我抱起来，又把我放回到包袱上。

河面上笼罩着灰蒙蒙的湿雾，天空也很浑浊，空气非常湿润。远处忽而露出一片黑色的土地又忽而露出小山，接着又在雾霭和水汽中消失了。

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把两只手垫在脑后，稳稳地紧靠舱壁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她脸色铁灰，愁容满面，面部的轮廓模糊不清。她紧闭双眼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像雕像一样，让我感觉十分冰冷。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变成了一个我不熟悉的人，就连她身上的衣服也使我感到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地小声对她说：“瓦里娅，你就吃点东西吧！哪怕少吃一点儿也行，好吗？”

她沉默不语，依旧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时，总是柔声细语的，跟母亲说话时，声音要高一些，但似乎有点儿畏畏缩缩的，而且话很少。我依稀觉得，她有点怕母亲。我看出了这一点，这使我和外祖母更加亲近了，因为我也怕母亲。

“萨拉托夫！”母亲忽然愤怒地大声说，“水手！水手在哪里？”

她说出来的话很奇怪，叫人听不懂。什么是萨拉托夫？什么是水手？

这时，进来一个膀大腰圆、头发花白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端着一个小木匣子。外祖母接过了木匣子，小心翼翼地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在里面。放好了以后，她便抱着木匣子向门口走去。但由于身体太胖，她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那狭窄的舱门，这使她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哎呀！妈妈！”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祖母手里夺过棺材盒，于是她们俩就一同出去了。我留在船舱里，仔细瞧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么，是小弟弟死了吗？”他弯下腰，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呢？”

“是一个城市的名字。你往外面看，就是这个城市！”

窗外的雾气中露出一片黑土地，看上去就像从一个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个面包片。

“外婆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埋葬小孩去了。”

“是把他埋在地下吗？”

“是呀！不埋在地下还能埋在哪儿？”

我告诉水手说，在埋葬父亲的时候，有两只青蛙也被活活地埋在了地下。他一下把我抱了起来，温和地看着我，然后紧紧地搂住我亲了两口。

“唉！小弟弟，你还什么事情都不懂呢！”他说，“青蛙用不着去可怜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！你就可怜可怜你的母亲吧！你看她多伤心呀！”

这时，我们头顶上响起“呜呜”的汽笛声。我已经知道，这是轮船在拉笛，所以并不害怕。

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，扭头就往外跑，边跑边说：“我得快点跑！要来不及了！”

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跑出船舱。昏暗的夹道上，一个人也没有，离门口不远处的扶梯上，铜片在闪闪发光。

我朝上看了一眼，看到一些肩上背着口袋、手里提着包袱的人正往下跑。非常明显，大家都在急着下船，我也该下船了。我便顺着人流的方向走着。

可是，当我随着一些男人走到船舷踏板前面时，人们都冲着我喊起来：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

人们碰我，拉我，抚摸我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最后，那个花白头发的水手来了，他一把把我抱起来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又细细的端详了我一会，说：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抱着我跑进船舱，把我往行李堆上一放，就走了，临走还吓唬我说：“你再往外跑，我就打你！”

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平静下来，轮船已经不颤抖了，也听不见河水撞击轮船的“砰砰”声了。周围都安静了下来，我听不到别的声音。

船舱的窗口被一堵湿漉漉的墙壁挡住，舱里变得又暗又闷，包袱好像都胀大了似的，挤压着我，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说不定人们会把我一个人永远撇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不管吧？我开始有些不安，我不想一个人被丢在这里。

我走到门口去开门，却打不开，门上的铜拉手也拧不动。我抓

起一个盛牛奶的瓶子，使出全身的力气朝铜拉手上砸去。奶瓶碎了，牛奶溅在我的腿上，流进皮靴里。

牛奶凉凉的、湿湿的让我有些难受。我有些懊恼，于是我的心情更差了。我只能待在这里，对于现在的处境我感到无能为力，只好放弃了出去的念头。

由于失败，我感到十分苦恼，便躺在行李堆上，小声抽泣起来，后来就噙着泪水睡着了。

我醒来时，轮船又发出强烈的击水声，颤抖起来。船舱的玻璃窗亮亮堂堂，看上去就如同一个圆圆的太阳。外祖母正坐在我身旁梳头发。

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实地遮盖住她的肩膀、胸脯和膝盖，一直垂到地板上，又黑又亮。

她今天显得挺凶，可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又多又长时，她仍像昨天一样用温和轻柔的声调回答说：

“看来，这是上帝对我的

